

相约国庆节

聂难

早先并没有什么正式的约定,只是几次国庆假期偶遇之后,我们几个高中同学慢慢形成习惯,尽量趁着国庆的几天假期凑到一块儿。

这群人散落在各处。有的一直在县城谋生,有的在外省打工,还有两位在邻市上班。所以,每一回能否聚齐,事先谁都说不准。微信群里,离九月底还有几天,大家就开始断断续续留言,有人提议饭店,有人提出时间,反复商量,临到节前一两天,名单还会出现变动。去年国庆,老周临时接到工作任务,只能发来语音致歉,人终究没能赶来,那一晚,我们吃饭的时候还特意给他拍了几段现场短视频。

记得三年前的国庆,总算凑齐八个人。订的是老城区那家开了二十多年的家常菜馆。门面不大,装修陈旧,我们读书的时候就经常路过。进店落座,窗外的行道树上悬挂着崭新的五星红旗,风一吹,红色旗帜来回飘动。菜还没有上桌,几个人就扯开话匣子。最先聊起高中住校的日子,那一间拥挤的集体宿舍,熄灯之后偷偷说话,被查寝的老师逮住,集体站在走廊上挨批评。旧事一经提起,一桌人笑得前仰后合。

聊着聊着,话题就滑向各自当下的境遇。老陈前些年承包山林,种核桃,连续两年遇上冻灾,树苗冻死大半,损失不小。那段日子他心里憋屈,几乎要放弃。后来重新修整山地,引进新品种,慢慢才缓过劲来。他端起玻璃杯喝了一口茶水,跟我们说起那段最难熬的日子。“那时候夜里上山巡查,山风呼啸,我坐在石头上,一度不知道往后该怎么走。”听他说完,桌上一时安静下来,没有人讲空洞的宽慰话。同学老李在乡镇中学教书,每天早晚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。他说起乡下不少孩子家庭条件差,有的孩子父母长期在外务工,心理上容易出现波动。课堂之外,他花不少时间找学生谈心。

席间,也说起城市与家乡的变化。有人讲到县城新修的河滨路,夜里沿河散步的人络绎不绝;有人谈起老家的村子,硬化道路通到家家户户门口。我们都是这片土地上长大的,一步一步看着周围的环境更换模样。饭吃到一半,不知是谁提起当年学校国庆文艺汇演的往事。那一回,我们班排演集体诗朗诵,八个人站在舞台上,面对台下黑压压的师生。时隔二十多年,再说起当时站在台上紧张忘词的窘境,大家又是一阵哄笑。

同学聚会,难免会被外人揣测:是不是相互比较收入、职位?至少在我们这几个人中间,没有出现这种情形。谁的日子遇到坎儿,其余的人愿意出主意;谁取得一点成绩,其余的人发自内心替他高兴。做个体生意的老吴,前两年行情起伏,经营压力不小,但只要本地发起救灾募捐,他都会力所能及出钱。他说能力有大小,能搭把手就不要往后缩。还有在卫生院上班的小徐,节假日经常要排班值守。遇上国庆,很多时候她不能完整休假。别人外出游玩的时候,她依旧守在诊室,处理接诊病人。

每次饭局不会持续太久。酒菜撤下之后,大家也不会继续逗留。走出饭馆,街边人流往来,随处可见迎风舒展的红旗。大家站在路口简单道别,然后分头消失在街头。短暂相聚过后,各自又要返回原先的轨道,继续打理事活里一桩桩琐碎的日常。

每年临近国庆,微信群又开始热闹起来。有的人早就就在询问,今年什么时候聚餐。其实,我们并不奢求每一次都全员到场。生活当中总有突发的事务,打乱预先的计划。能够抽身前来的,就坐在一起叙叙;实在脱不开身,线上问候几句,也算赴约。

这场属于我们几个人的国庆之约,算不上什么隆重的仪式。一群普通的中年人,借着祖国的节日,短暂相逢,说说各自走过的道路。从少年走到中年,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打拼。个人前行的脚步,和时代前行的脚步,就这样交织在一起。一次又一次的相逢之后,我们收拾好心情,接着往前走,迎接下一个金秋十月。

国庆,家庆

张绍琴

国庆前一个月,有朋友问我去哪儿玩。他们已经规划好行程,有的打算自驾游,有的坐高铁,有的想去海边,有的想回乡下陪陪父母。我笑笑,说这个假期,我不远行。

往年国庆,我会带着父母一起旅行。母亲一边说旅行没意思,净花钱,一边笑得灿烂,笨拙地变换着姿势配合我在各个景点拍照打卡。如今,母亲已离开我们两年了。剩下父亲一人。父亲少言,即便出行,也少了一分热闹。

今年,儿子进入紧张的高三学习阶段。他的书桌上,试卷摆成一座小山,灯光把他的侧影裁得棱角分明。他埋头刷题时,房间里安静得只剩笔尖沙沙的声响。那些数理化课本上的公式定理,我早已看不懂。如今,我能给儿子的,只有陪伴而已,做几样他喜欢的家常菜。不远行的国庆,我陪着儿子,让他的心定下来,安静地学习,而不是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打电话,问我在哪儿?问我什么时候回家?

我在网上购了几本书。读书,过一个书香国庆,是我悄悄定下的计划。想读的书很多,平时上班总觉得时间不够用,那些想读的书便搁在书架上,书脊向外,带着一种落寞。那些想买而未买的书,我习惯记在日记本的最后一页。写完一本日记,那些书名也跟着合上,淹没在书架的某个角落里。这个假期,我终于将它们从合上的笔记本封底和书架上,一一打捞出来。

清晨,儿子伏在桌前背单词,我坐在卧室看书。阳光斜斜地照进来,落在他摊开的笔记本上,也落在我翻开的书页上。倦了,我便放下书本,去公园慢跑。秋日的公园,银杏叶开始泛黄,风拂过,有一两片飞旋着落下来,像大自然散落的书签。我呼吸着清凉的空气,肺腑里那些积攒的琐碎,一点点被置换出去,身心变得无比轻盈。

我还陪父亲走了两家亲戚。一处是表侄娶媳妇,一处是大表哥做寿。父亲坐在席间,和那些许久不见的亲戚说话。他依旧话少,偶尔笑几声,皱纹便舒展开来,像风吹过的水面。晚上回家,给儿子做他爱吃的红烧土豆牛肉和蒜蓉西兰花。儿子照例埋头一边看手机,一边吃饭,显然合他的口味,他主动去添一碗饭。厨房的忙碌得到儿子认可,我觉得很有成就感。

夜深了,我合上书,走到窗前。月光薄薄地铺在楼下的桂花树上,有香气隐隐地浮上来。我想起苏轼写给儿子的那句:“惟愿孩儿愚且鲁,无灾无难到公卿。”从前觉得是戏谑,如今读来,却觉字字都是滚烫的爱。天下父母心,到最后,大约都是“平安”二字。

国庆节,我没有去远方。没有去看海,没有看人山人海的风景。我留在小城,大多数时间待在家里,陪着读高三的儿子,陪着失了伴的父亲,在书页与炊烟之间,在人情世故和亲情之间,度过一个安静的节日。夜晚,我守着一盏灯,半窗月,满屋的书香与烟火,听见儿子在隔壁翻了个身,听见父亲在隔壁房间传来轻微的鼾声,我便觉得,这,便是我的国庆,也是我的家庆。那些没有去过的远方、没有看过的风景,就让它们在我日记本的某行文字中,静静地等着吧。有一天,我会带上家人,再次出发。

十月的声音

惠军明

国庆节的清晨,最先苏醒的并不是阳光,而是声音。

东海浪涛撞击在礁石之上,渔船汽笛声穿过晨雾;江南水巷里木桨划过水面发出“欸乃”的声音;黄土高原上第一声鸡鸣从窑洞口传出,沿着梁峁滚落到沟壑里;青藏高原上风把经幡吹起来,就像是翻阅一本书。各种各样的声音彼此之间并无关联,但是都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出现:十月一日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声音就变得很密集。广场上的国旗护卫队脚步声由远及近,每一步都踏在时间的肋骨上。当雄壮的国歌响起的时候,千万个人一起歌唱,并不是嘶哑的声音,而是从喉咙深处泵出的热流。旗帜升到顶端,风吹动旗帜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,在天空上留下一个鲜红的印记。学校操场、村委大院以及遥远边防哨所等地方都有同样的旋律在空中回荡。各种各样的声音叠加在一起,在山川河流之间产生共鸣,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心跳。

太阳升高,声音换了主题。田野里收割机在啃食着稻浪,发出沉稳的轰鸣,金灿灿的稻粒像下雨一般落进车斗;晒场上,木耙一上一下推开稻粒,那种哗哗声仿佛是农人在为大地梳理头发。石碾轱辘转动,摩擦发出低哑的歌谣;风把稻谷里的碎叶吹走,沙沙一片轻响。拖拉机载着满斗新谷驶过村道,突突突的声音格外响亮,远处的狗也惊叫了起来。这些声音简单粗朴,不讲究旋律,却听起来踏实安心,因为那里面有收成,有汗水,有仓廪的底气。

城市的声音是另一种节奏。地铁站门一打开,人群就涌了出来,脚步声密密匝匝;高铁进站的广播声被风吹散后,在下一个站台又响起来了。工地上方的塔吊发出运转的声响,钢筋碰撞出清脆的声音,一层层地堆叠到空中去。写字楼里键盘声此起彼伏,会议室的门不断地开合;幼儿园的孩子们齐唱国歌,尽管声音稚嫩但是非常响亮。洒水车穿过街道播放了一首老歌,带着水汽的清水洒落在水泥地面上,发出哗哗的声响。这些声音不喊口号,却组成了一个国家在白天劳作的骨架。

远方的声音更加朴素。边防线上,巡逻队的靴子踩过碎石,沙沙作响;望远镜的铁盒扣上,发出清脆的咔嚓声。海面上浪涛拍打在船身上,一遍又一遍

地重复着同一个话题;戈壁滩上风车叶片缓缓转动,发出低沉的声音,好像是大地均匀的呼吸。信号塔顶部的红色灯光在傍晚会准时亮起来,还会发出很轻的滴答声,就像是给黑夜打着节拍。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声音的存在,但是它们却从未缺席过,它们是这个国家的底音。

夜色降临,声音并没有沉寂。电视里的晚会声穿过千万扇窗户飘散开来,形成一条流淌的小溪;广场上的人群散去,音箱的余音还在空中盘桓;突然间天空中出现了烟花,它炸开之后让夜晚都震动了一下,碎片掉落地上发出簌簌的声音。到了深夜,城市的喧嚣才渐渐平息,只剩下风吹动树梢的声音以及火车驶过的轨音从远方传来。乡村里虫鸣声充满了整个山野,不时地传来几声狗叫声,但是很快又归于寂静。夜的安静不是没有声音,而是所有声音都躺下了,像庄稼泊在月光里。

仔细聆听,就会发现十月一日的声音和往常不一样。同样有汽笛声、钟声、嘈杂声,但在这一天里增加了一种共鸣,并不是物理上的共鸣,而是属于记忆中的共鸣。百年前这里的声响十分沉闷,铁链撞击的声音被风吹走了,哭泣声也被风给淹没了。炮火撕碎雷霆,后来呐喊声、冲锋号声、劳动号子声一层又一层地把这片土地从深渊中拽了出来。如今的声音里有底气,那底气是无数先辈用脊梁骨撑起来的。

声音就是时间的一种表现形式。中国人以声音来记录事情:春天的雷声是播种的开始,夏天的蛙鸣是夜晚的注脚,秋天的风声是大地的私语,除夕的鞭炮声是往年的一个句号。十月一日这一天,我们用国歌、收割声、汽笛以及人们的欢呼声替崭新的时代篇章作序。这些声音很平凡但是很丰富。山河把声音托举起来,声音又把山河镌刻在每一个听众的骨子里。

夜将尽时,东方泛白。第一趟列车驶出站台,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声均匀而坚定。新的一天里,声音一如既往地响起:有人开门,有人问好,有人升旗。虽然没有经过排练,但是这些声音却是这片土地上最庄重的合奏曲。

十月,大地有声。愿这声音永远清澈,永远洪亮!

高铁载得动的家常事

孙志昌

国庆第一天,车站上的人比平时多了不少。检票口开放的瞬间,密密麻麻的行李箱轮子就在地面滚动起来,老人们牵着孩子,年轻人拎着外卖袋,大家有序走进车厢。人群里有学生、生意人、外出务工者,都是节假日乘高铁出行最常见的身影。

我坐在靠窗的位置,对面坐着一位赶回家的学生,双肩包搁在脚边,身边立着一个硬纸箱装的咸菜罐子。他戴着耳机刷班级群,屏幕时不时亮起来又暗下去,嘴角还会偷偷抿出一点笑意。列车驶出城后,他特意把装罐子的袋子往自己这边收了收,怕过往的乘客不小心碰坏。年轻人出门在外,随身带的行李很少,可家里人为他准备的咸菜罐子,却是他眼里珍贵的东西。

斜对面的小夫妻是出门旅游的。男士在手机地图上划来划去核对路线,女士对着屏幕挨个查景点的门票预约规则。小桌子上摆着两杯咖啡,一袋刚剥了皮的橘子,他把一半橘瓣递到妻子手里,盯着换乘时刻表含混地念叨了一句时间。列车抵达中转站时,女人趴在窗边望着站台上的名字,男人在旁边慢悠悠说还早,她笑着转头接话道:“我们出去玩,本来就是要享受路上的过程呀。”两个人说话声音不大,把一趟旅行安排得从从容容。

后排座位上跑生意的大哥。上车之后他电话就没断过,先跟工厂确认交货时间,再和客户敲定见面的地点。高铁跑得飞快,他说话的语速也跟着急起来。列车钻进隧道没了信号,他对着手机“喂”了两声,索性把手机往桌上一放,趁空档歇两分钟;等驶出隧道信号恢复,又立刻接起下一通电话。小桌子上摊着笔记本,旁边的平板亮着没退出的订单表格,哪怕在高铁上,他也半不肯放松手里的单子。到了饭点,他买了一份盒饭边吃边回语音,语气比刚才平缓柔和了不少——哪怕生意再忙,也总要留出一点空隙,分给家里牵挂的人,也分一点照顾自己的身体。

最安静的一家三口坐在过道边,男人在外打工,这次带着老婆孩子一起返乡。两个塞得鼓鼓的大编织袋,被他稳稳举起来塞进行李架。女人抱着怀里的孩子,他拧开保温杯,用手背试了试水温,才把杯子递到妻子手里。孩子闹着要看窗外的风景,他就把遮光板拉开一角,指着远处连片的田地,凑到孩子耳边说:“快要到家了。”他给老家的亲人发语音,说晚饭前就能到,让家里再添一碗米。男人话不多,把行李重新整理稳妥之后,才坐下搓了搓有点发麻的膝盖——他已经一整年没回过家了,这次能在家多待几天,一点也不赶时间。包里装着给孩子买的新鞋,还有给父母提前备好的常用药。

车厢里的气味慢慢变了,一会儿是清甜的橘子香,一会儿飘来熟悉的泡面味。乘务员推着小车经过的时候,有人招手要热水,有人探身问下一站的站名。小孩子在走道上刚走两步,就被妈妈轻轻拽回座位;老人戴着老花镜看报纸,纸的边角被空风吹得微微卷起来。窗外的景致换得飞快,城市楼群、河湾田野、站点标识依次向后掠去,像被快进播放的生活片段,清晰又鲜活。

中途站到了,一批人下车,又一批新的乘客上来。之前的学生把咸菜罐子紧紧抱在怀里,小夫妻收好地图准备换乘,生意人合上电脑伸了个懒腰,务工的夫妻俩也拎起了编织袋。原本素不相识的人们,在这几小时的车程里短暂相遇,之后就各自奔赴自己的国庆节:有人赶回家吃热乎的团圆饭,有人直奔提前订好的景点,有人下车就去签准备了很久的合同,也有人刚踏出车门就对着家门喊一句“我回来了”。

列车重新开动,阳光斜斜落在小桌子上。没有人高声谈论团圆、节日这类庄重的词,可每一件挪动的行李、每一通报平安的电话、每一句随口说的“快要到了”,都已经是节日最真实的模样。高铁能载得动行李和路程,却载不完这些藏在日常里、沉甸甸的细碎牵挂。

国庆红流里的中国心

李彩平

自从家里添置了小轿车,国庆节驱车回老家看望父母,便成为我们家雷打不动的习惯。记得刚买车的那年10月1日一大早,我们收拾好大包小包的礼品塞进后备箱,一家人揣着对故乡和亲人的满满牵挂,开车上了路。

秋日的风轻盈舒爽地拂过,把满路的秋意送进车厢。窗外,道路两旁的行道树褪去盛夏的苍翠,点染上深浅不一的红黄暖调,在秋阳下铺展开层次,像一幅缓缓流动的油画。远处,辽阔的关中平原坦坦荡荡,连片待收的秋粮、田埂上晾晒的花生果,枝头垂着的红彤彤石榴、黄澄澄的鸭梨、架上串着的紫莹莹的葡萄,把田野铺得满满当当。秋风裹着五谷和瓜果的馨香扑鼻而来,一路都飘着丰收的清甜。我们的车开得不快,一来当时丈夫车技还不算熟练;二来我们都想慢慢走,把这份秋日的舒畅好好揣进心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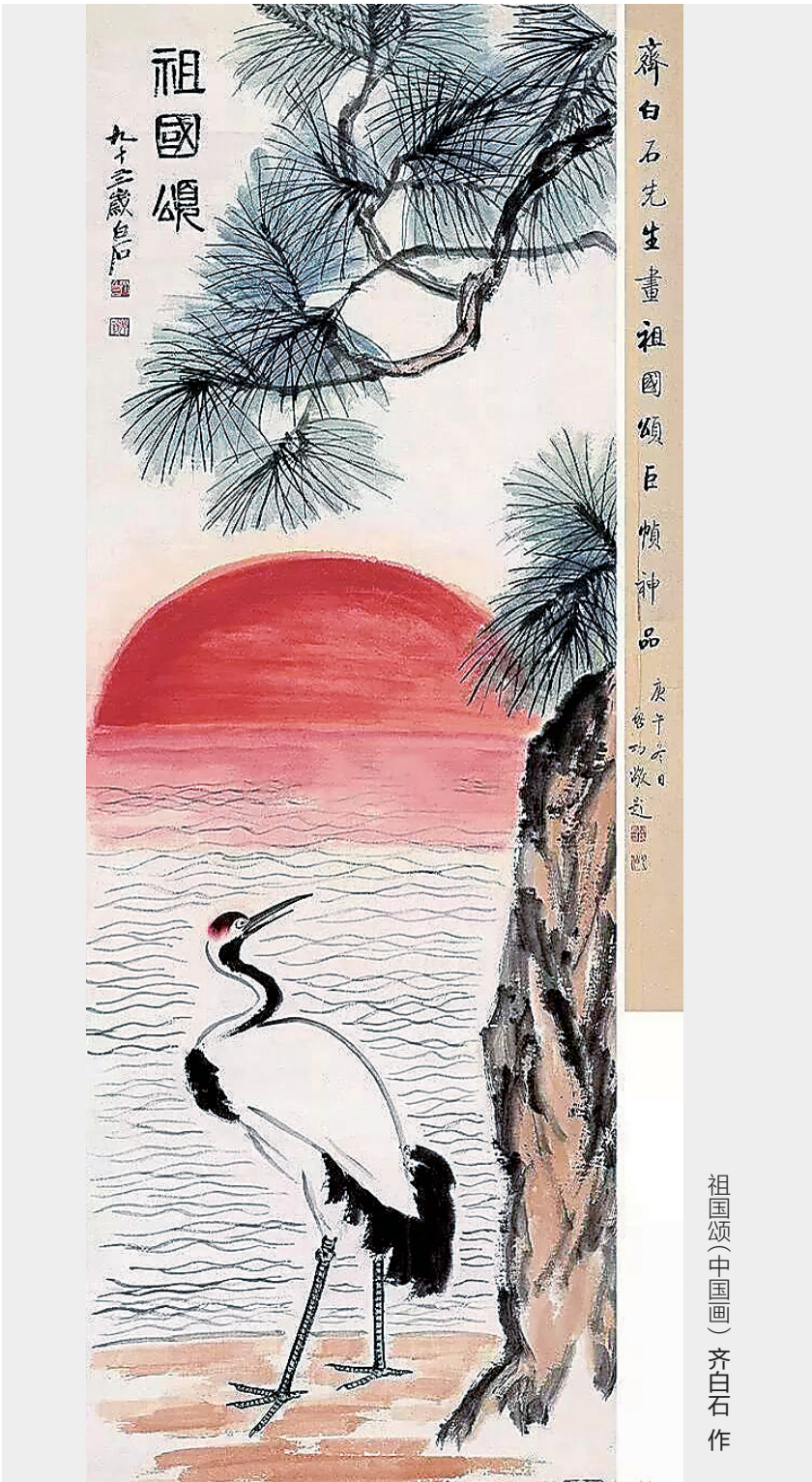
正当我沉醉于沿途秋景时,一抹鲜亮的中国红忽然撞入眼帘。那是从身旁驶过的一辆SUV,后视镜位置插着的一面小红旗,正随着风轻轻晃荡。我还没来得及及细细端详,那辆车便疾驰而去。紧接着,一辆、两辆、数十辆小汽车从我们车旁掠过,不少车的后视镜上都插着这样的小红旗,鲜亮夺目,在风里猎猎舒展。

临近高速路口,车流渐渐放缓,车子井然有序地向前移动。一面面小红旗在风里连成一片流动的红绸,绵延向前,织就了国庆最鲜活、最动人的底色。红旗在风中“哗哗”作响,像是在轻声吟唱着寻常日子的自在与美好。涌动的车流里,满是温情的画面:有人轻轻摇下车窗,任风带着红旗的气息拂过脸颊,眉间尽是松弛的笑意;孩童趴在车窗边,小手紧紧攥着一面小红旗,不停往窗外挥舞,纯真的眼眸里盛满欢喜;还有人举起手机,定格这绵延数里的“红流”,想把这份滚烫的自豪分享给远方的亲友。这一刻,车与车之间仿佛没有了距离,陌生的面孔因同一抹红色达成了默契,每个人都带着最朴素的热爱,以自己的方式为新中国庆生。

车流驶过田野,掠过城镇,流动的小红旗与路边高悬红灯笼的商铺、居民楼外迎风飘扬的大国旗遥相呼应,拼成了一幅鲜活滚烫的国庆画卷。这贯穿旅途的中国红,从来不是冰冷的装饰符号,它是归乡游子对当下美好生活的珍惜与赞美,是寻常百姓对五谷丰登、山河无恙的满心感恩。

自那以后,每逢国庆出行,我们总会提前准备好两面小红旗,郑重地绑在车前,带着满心的喜悦与赤诚,汇入这浩浩荡荡的红流之中。

这红流里,每一面迎风飘扬的小红旗,都是一颗纯粹滚烫的中国心,它们一路迎着风轻声诉说:我们深爱这片土地,深爱这个叫“中国”的家!



祖国颂(中国画) 齐白石作